

文学大师送给孩子的礼物



# 小银和我

【西班牙】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著

马原 由建伟 译

“诗人中的诗人”希梅内斯的温暖抒情长诗

西班牙语系国家中小学课本必选之作

与一头毛驴唇齿相依的真挚情感

深受世界各国儿童的喜爱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 小银和我

【西班牙】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著 马原 由建伟/译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银和我 / (西) 希梅内斯 (Jimenez, J.R.) 著 ;

马原, 由建伟译. -- 乌鲁木齐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1

(大家小书)

ISBN 978-7-5515-1631-0

I. ①小… II. ①希… ②马… ③由… III. ①散文诗  
-诗集-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9217 号

---

出版人 徐 江  
图书策划 骆 娟 郑 莹  
主 编 马永波  
责任编辑 郑 莹 王 荔  
英文编辑 姜凤丽  
装帧设计 罗 罗 薛雅心 张 宏

---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  
邮政编码 830012  
电 话 0991-7833967(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话 0991-7833979 783391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钟 麟 13201203567  
印 刷 新疆大众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 非凡印艺工作室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5-1631-0  
定 价 16.8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同印厂退换。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童年典藏系列是世界文学大家们送给孩子的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带着文学大家们睿智博大的思想、精彩绝伦的语言、亲切自然的情感，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

在这里，你可以跟着小兄妹们去遥远的地方寻找幸福的青鸟，也可以和诗人一起，到西班牙的大街小巷追寻一头小驴的踪影，还可以和孩子们坐在杂林别墅里，聆听百头龙、牛头怪、巨人和小矮人的故事……

怎么样，是不是迫不及待了？赶快打开这套书，让我们开始这段奇妙的旅行吧。

编者

2014年7月10日



## 小 银

小银个头矮小，毛茸茸的，浑身柔软得像一团棉絮，仿佛没有一根骨头。唯有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坚硬如两只黑色的水晶甲虫。

我解开缰绳，它便撒欢儿地跑向草地，一个劲儿地用鼻子嗅触粉色、天蓝色、金黄色的小花。我若轻声唤它：“小银呢？”它就仿佛面带笑容，欢快地捋着小碎步向我奔过来，不知为何竟像是幻梦中一只小小的风铃摇曳。

我喂它什么，它就吃什么。当然啦，它最喜欢的是黄澄澄的蜜橘，琥珀般的麝香葡萄，紫色的无花果，还有果汁凝成的晶莹剔透的蜜露……

它温柔可爱，如同一个宠儿，也更像是一颗掌上明珠



……但是，它的内心却坚强如磐石。每个星期天我都骑着它外出，经过小镇的条条小巷时，那些忙完农活、步履缓慢但衣着整洁的人们都会停下来，看着它说：

“真是铁打的呀！”

没错，是铁打的。小银既是铁，也是水银。

### 洁白的蝴蝶

夜色降临，暮霭沉沉，天空变成了暗紫色。教堂钟楼后面，始终泛着淡淡的紫绿色微光。道路蜿蜒而上，两旁是一片片树荫，一丛丛风铃草散发出芳香，空气中弥漫着歌声、倦意和渴望。突然，从堆着装煤麻袋的破旧茅屋中，钻出一个皮肤黝黑的人，他朝我们走来。他头戴便帽，手持内藏刀剑的拐杖，在烟头红光明灭的瞬间，丑陋的面孔忽隐忽现。小银吓得直后退。



“驮的什么东西？”

“您请看吧……是些洁白的蝴蝶。”

那人想要用拐杖去捅小银驮着的小篮子，我没有躲开，而是把鞍囊打开。他一看什么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就这样，这包精神食粮没有缴纳任何赋税，便自如而踏实地过了关卡。

## 黄昏后的游戏

黄昏时分，小银和我来到一座村庄。我们冻得瑟瑟发抖，穿过陋巷深紫色的暗影，走向干涸的河床。一些穷人家的孩子们正在假扮乞丐，玩着吓唬人的游戏。一个在头上套了个口袋，另一个说自己看不见，还有一个装成了瘸子。

过了一会儿，这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孩子又换了花样。他们有衣服和鞋子可穿，又吃了些只有他们的母亲才





知道是从哪里弄到的东西,便自以为是王子了。

“我爸爸有只银表。”

“我爸爸有匹马。”

“我爸爸有杆猎枪。”

银表也许会唤醒黎明,猎枪却消灭不了饥饿,马儿也可能会把主人吃穷。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围坐成一个圆圈。在无尽的夜色中,一个小女孩儿以纤弱的嗓音——那仿佛是黑暗中一缕明澈的清泉——公主般高傲地唱了起来:

“我是奥雷伯爵的小寡妇……”<sup>①</sup>

是啊,是啊! 唱吧,梦想吧,可怜的孩子! 不久以后,你们的青春出现第一缕绯红时候,春天就会像刚才你们装扮成乞丐一样,装扮成冬天来吓唬你们。

“走吧,小银……”

## 日 蚀

我们漫不经心地将手插进衣袋,阴影像扑闪的薄翼扇着凉风温柔掠过前额,感觉像走进了一片浓密的松林。母鸡一只只躲进棚架下的鸡窝。四周的绿野慢慢暗下来,仿佛大祭坛上罩着的深紫色帷幔。远处的海泛着白光,几颗疏星微微

闪烁。屋顶平台的白色即将由明到暗,这是怎样的一种变换!待在那上面的我们在日蚀的短暂寂静中显得又暗黑又渺小。我们吵闹着、淘气地彼此调侃,好话坏话都说了。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看太阳:观剧用的双筒望远镜、长筒瞭望镜、瓶底、熏黑的玻璃片;我们去不同的地方看:顶层天台,畜栏的台阶,阁楼的天窗,天井的格子窗上镶嵌着的天蓝和石榴红的玻璃后面……

太阳即将隐没的瞬间,千变万化的金光,使它看起来有两倍、三倍,甚至百倍般硕大辉煌。没有漫长黄昏的过渡,只留下一片孤寂沉闷,好像太阳先是把它的黄金换成银,又把银换成铜。小镇就像一枚生锈的、一分不值的铜板。那些街道、广场、钟楼和山上的小路,显得多么凄凉和渺小!

远处厩棚里的小银,看上去也不真实了,它变小了,像纸上画的一样,成了另外一头毛驴了……

## 寒 意

一轮硕大的明月,浑圆、皎洁,一直伴着我们前行。睡意蒙眬的草地上,依稀辨得清混杂在黑刺莓丛中的几只陌生的黑山羊。我们经过时,有人悄悄藏了起来……栅栏上方有一株高大的杏树,雪白的杏花和月光交相辉映,树梢上一



朵白云缭绕，遮挡住那寒冷地洒在小路上的三月的星辰辉光……一阵橘子的清香……空气多么湿润，女巫的溪谷……寂静……

“小银，真是……冷啊！”

不知是因为它自己害怕，还是因为我的胆怯感染了它，小银突然一阵小跑，踏进小河，将水中的月亮踩成碎影。粼粼微波仿佛一丛透明的水晶玫瑰，缠绕着它，想缠住它奔跑的步伐……

小银缩紧臀部，就像后面有人追赶一样，一溜儿小跑上了斜坡，这才感觉到不远处村庄的一丝暖意。可这之后的路好像总也没有头……

### 幼儿园

如果你能像其他的孩子们一样去上学，小银啊，你就会学到字母表，学会拼出自己的名字。你会和那只蜡做的小毛驴一样聪明——就是那只与在玻璃缸的绿水中闪着肉色、玫瑰色、金色光芒的，头戴假花的美人鱼做伴儿的小毛驴；你还会比巴罗镇上的神父和医生懂得更多呢。

可是啊，你尽管只有四岁，却长得这么高大，行动如此笨拙！你说说，要什么样的小椅子才能给你坐，什么样的桌子才

能让你在上面写字,多么大的本子和笔才能够你用,去教堂唱赞美诗的时候又有哪个位置又能坐得下你?

不行,不能去。多米蒂拉修女,就是那个和卖鱼的雷耶斯一样,穿着和耶稣受难时一样款式的紫色长袍,系着黄色腰带的修女,或许会罚你在长有梧桐树的院子角落里跪上两个小时,说不定会用她的那根长长的干藤条抽你,又或许把你那份作为午餐的奶酪吃个精光,甚至会用火点着一张纸放在你的尾巴下面,让你羞得耳朵通红滚烫,就像车匠的儿子面临一场打骂的风暴一样窘迫。

不,小银,你不能去。还是跟我来吧。我会教你认花朵和星星。人们不会笑话你是个傻大傻大的笨蛋,也不会给你戴上他们称作毛驴纸帽的东西;那纸帽上用红圈和蓝圈画成的大眼睛就像河里船只上画的眼睛一样,两只耳朵比你的还要大一倍呢。

## 疯子

身着一袭黑衣,留着拿撒勒教徒一样的胡子,头上戴着细沿儿帽——骑在小银柔软的银灰色背上的我,样子一定很古怪。

去往葡萄园的路需要穿过几条后街,街墙的白漆在阳光



的照耀下格外耀眼。一群皮肤油亮，蓬头垢面的吉普赛孩子跟在我们身后跑着，红色、绿色、黄色的褴褛衣衫遮不住他们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肚皮。他们拖着长音，喊叫着：

“疯子！疯子！疯子！——”

我们已经来到一片绿油油的田野跟前。面前是辽阔、明净的天空，一片汹涌的靛蓝。我高傲地抬眼远望——耳边的烦恼离我如此遥远！——不可名状的静谧尽收眼底，没有边际的地平线上一片神圣、和谐的晴朗景象。

远处高高的田地间，还时断时续地传来几声尖细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叫喊声：

“疯——子！疯——子！”



## 犹 大

“别害怕，伙计！怎么了？慢慢地，过来吧……他们只是在枪毙犹大<sup>②</sup>，小傻瓜。”

的确，他们在枪毙犹大。他们已经在孟都里奥挂上了一个，另一个挂在艾莫迪奥中央街，还有一个挂在市府井。昨晚我亲眼所见，他们被钉在了空中，一动不动，仿佛被施了超自然的力量，黑暗中看不清系在阳台的绳索。在寂静的星光下，这些犹大戴着破旧的高帽子，顶着部长大人的面具，穿着裙撑和女人的靴子，这是多么怪异的杂烩！狗儿朝着他们吠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马儿也似乎怀有疑惧，不肯在这些犹大的脚下经过……

现在，小银啊，钟也开口说话了。它说高高的祭台上的帷幔已经被扯破了。我不相信村镇里还有哪支猎枪没有向犹大射击过。火药味儿甚至飘到了我们这里了！又一声枪响！又一声！

然而，小银啊，在今天，犹大其实就是议员，教师，律师，税吏，市长，或者接生婆；在这圣洁的周末清晨，在春天带来的暧昧和荒唐的双重刺激下，每个人都又变回孩子，胆怯地向他们憎恨的人开枪了。



## 祈祷钟

快看，小银！好多的玫瑰飘落下来啊，到处都是：有蓝玫瑰、白玫瑰，还有无色的玫瑰……也许有人会觉得整个天空都融化在玫瑰的花海中了。你看，玫瑰落满了我的额头、肩膀和双手……这么多玫瑰花，我该怎么办呢？

我是不知道呀，但也许你清楚这些轻柔的花朵是从哪里来的。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玫瑰让这片风景变得柔和，增添了淡淡的粉红色、白色、蓝色……就像经常跪着描绘天空的弗拉·安吉利科<sup>③</sup>的作品一样。

有人会说那些玫瑰是从七重天外的天堂被抛向人间的。就像热情的、带着点色彩的雪花，它们落在钟塔尖上，屋顶上，树梢上。快看！一切粗犷的线条都在它们的点缀下变得精美、细巧了。玫瑰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啊……

小银，当祈祷的钟声响起时，我们的生活似乎失去了寻常的力量，而一种内在的更高尚、更纯洁、更持久的力量主宰了这里的一切，就像优雅的喷泉，一直升上星空，在无数的玫瑰花中闪烁光辉。玫瑰越来越多啊……小银，你看不见你自己的眼睛，它们柔顺地仰望向苍穹，已然成了两朵美丽的玫瑰。

## 墓 地

你如果比我先一步离世,我亲爱的小银,你不会像那些可怜的驴子或者没人疼爱的马和狗一样,被装上小贩的双轮小车,推到茫茫的盐沼滩,也不会被抛到山路旁的水沟里;你不会被乌鸦啄得只剩血淋淋的骨架,就像腥红的落日余晖中破船的残骸,那些去圣胡安车站乘六点钟火车的商旅们看你一眼就觉得晦气;你更不会僵硬而肿胀地躺在满是腐烂的蛤蚌的水沟里,让那些在秋日的星期天下午到松林里吃烤松子的孩子们,和那些胆大而好奇的喜欢抓着树枝,在斜坡边儿上攀爬的孩子们看到你后害怕不已。





别担心,小银,我会把你埋在那个你非常喜欢的叫作“松球”的果园里的一棵又高又粗的松树下面。你不会远离生活的平静和欢乐,因为你身边会有男孩子嬉耍,女孩子坐在你边上的小椅子上做针线。你会听见我在孤独中吟唱的诗句,还会听见洗衣姑娘在橘园里的歌声。水井里打水的铁链发出的咯咯声响会给你永恒的宁静带来欢乐和清凉。红雀、山雀等各种雀鸟会永远栖息在无忧的常青树冠上,用清脆的歌声长年不断地在摩格尔无尽的、永恒不变的蔚蓝色苍穹和你恬静的睡梦间编织音乐的屋顶。

### 刺

一走进牧场,小银走路就一瘸一拐的。我蹲下身子:

“怎么啦,伙计?”

小银稍稍抬起它前边的右蹄,让我看它松软无力的掌心,这只蹄子几乎不敢碰触路上晒得发烫的沙子。

毫无疑问,此时我比它的医生老达尔朋更加担心它。我小心弯起它的前右蹄,察看那红红的掌心。一根长长的粗壮橘树上长的绿硬刺像一把圆刃的翡翠匕首,扎进了它的掌心。我颤巍巍地拔出那根刺,小银疼得打战。然后,我带着可怜的小银来到长满黄色鸢尾花的小溪边,让流水的清凉长舌

轻轻舔舐它的伤口。

之后，我们继续向白色的海洋前行，我在前，小银在后。它不时地用头拱着我的肩膀，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

## 燕子

她在那儿，小银。看她那黑色的羽毛，她伏在蒙特马约圣母像旁的灰色窝里，和她的窝一起接受别人的敬意。可这只鸟儿似乎有些沮丧，有些害怕。我猜可能是这次燕子们犯了错误，就像那些母鸡在上星期午后发生日蚀的时候错误地躲进笼子里。今年娇媚的春天比以往来得早一些，但是寒意袭人，冻得她卖弄风情的赤裸身体瑟瑟发抖，她只好再次躲进三月的云床。看到橘园里的蓓蕾在寒风中凋谢真是叫人难过啊！

燕子已经飞回来了，小银，但是人们却几乎听不到它们往年的声音了。从前，她们一飞回来就会到处探问，用清脆圆润的颤音喋喋不休地问候这儿的一切。她们会告诉花儿在非洲的所见所闻、在两次越海的飞行中用一只翅膀当作风帆在水上滑翔，或站在船只的缆索上面的故事，或者说说她们见到过的别样的日落、别样的黎明、别样的星辉。

此时的她们不知所措。她们茫然地、默默地四处乱飞，像被孩子践踏过的蚂蚁在找寻原来的道路。她们不敢在新街上